



总第6903期 配图 李海波

投稿邮箱: essay@cnhb.com.cn

拼死吃河豚

□何良京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民间一般都是禁食河豚鱼的。餐馆绝对不能提供的,菜场或有私下交易的,发现后也要被严肃查处。原因很简单,吃河豚鱼是要死人的!即便如此,坊间屡有传闻,某某医院又出了一例吃河豚中毒抢救无效死亡事件。想必这种情况自古有之,故才有“拼死吃河豚”之说。所谓“拼死”为之,并非饥饿所迫,实是挡不住河豚美味的诱惑也。

没吃过河豚鱼当然就说不出口的美味,然吃过河豚鱼同样也很难表述,直白的都只能说好吃味鲜,但怎样来形容,拿什么来比较就很难了。因为河豚鱼的鲜美别具风味,而且是“顶格”的,其他什么海鲜、河鲜很难与之相比。日本国宝级人物、烹调师,46岁时创设了“美食俱乐部”的美食家北大路鲁山人(本名房次郎)曾有这样的表述:“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,吃了河豚,才知道做人还是值得的。”

其实河豚鱼从来都是有人吃的,这个有诗为证。大文豪苏东坡在《惠崇春江晚景二首》里写过:“竹外桃花三两枝,春江水暖鸭先知。蒌蒿满地芦芽短,正是河豚欲上时。”宋人梅尧臣亦在《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》里称赞说:“春洲生荻芽,春岸飞杨花。河豚当是时,贵不数鱼虾。”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更是将河豚与“八珍”之一的猩唇相提并论,谓之曰“此鱼旧传闻,珍异等猩猩”。因此,河豚鱼一直有人吃,之所以把吃河豚形容为需“拼死”的程度,关键是河豚鱼体内多脏器含剧毒,若处理不好,就难免食之中毒。

河豚鱼中毒后,食用者会出现面部和四肢麻痹,也可能伴随恶心、呕吐、腹泻、腹痛等消化道不良症状,严重者可出现呼吸困难、抽搐和心律失常等,最终导致死亡。《本草纲目》也对擅食河豚鱼者提出警告:“河豚有大毒,修治失法,食之杀人,厚生者宜远之。”这最后一句用现在的话说,就是“珍爱生命,远离河豚”。

据介绍,野生河豚鱼的籽、卵巢、血液、鱼皮、鱼头等部位含有剧毒的河豚毒素。由于河豚体内的毒素是由寄生在它体内的细菌分泌出来的,而这些细菌则是通过食物链进入生物体内的,细菌越多,分泌的河豚毒素也越多。因此,人工养殖的河豚,可以通过控制食物、减少河豚鱼体内的细菌,来降低河豚的毒性。

河豚有洄游产卵的习惯。每年春天,它们从入海口沿着长江逆流而上,在游到300公里左右时,到达性成熟期开始产卵。长江

距入海口约300公里处,有一名叫扬中的小岛,于是扬中周边的江面,就成了河豚的产房。正是因为有这个得天独厚的地域条件,扬中岛如今是华东最大的江鲜交易中心,更是自发形成的全国河豚交易集散中心。随着野生河豚资源的日益减少,代之而起的养殖业得以发展,仅是扬中一地,今年消耗河豚近千吨。由于消费多,扬中吃河豚还形成了“规矩”。如杀一条河豚,至少需两个人,一个操作,一个监督。杀河豚时,先剪去一对鱼眼,再把整张鱼皮撕去,用剪子剖开鱼肚,摘去内脏和鱼籽,最后将鱼肉冲洗干净,直到对着灯光,在鱼肉里看不到一点血丝为止。此时,监督者得把鱼眼、内脏等残余物清点干净,若是少了一颗眼珠,鱼就不能下锅。再如,河豚属高档菜,家里来了贵客或者有婚丧嫁娶大事时才吃。但河豚上桌后,扬中中就会说明这是河豚,不会往客人碗里夹或者劝吃。吃或不吃,全凭客人意愿。

据传,以前河豚鱼上桌时还有一套程序。河豚烧好后,厨师先尝一口,十分钟后如没事,传菜的再尝一口,再过十分钟,一切太平,方可端上桌。

笔者第一次吃河豚时亦“享受”过上述待遇。因为有“拼死”的风险,所以印象深刻。有友人在宁海蛟蛟码头一家船上餐厅请客。当河豚鱼端上桌时,自己第一眼感觉还有点失望,其外形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高大上。只是服务员接下来的动作让我们面面相觑。在众目睽睽下,他旁若无人地拿着筷子夹起挺大的一块鱼肉塞进自己嘴里。看到我们一脸惊异,知情的主人连忙解释,这是吃河豚的规矩,以示此鱼没毒,可以食用。记得那天席上除了主人外,十来位客人都从未吃过河豚,面对主人的盛情相邀,大家都你看我,我看你,战战兢兢谁都不敢下箸。主人看出了客人们的窘相,停杯解释道:现在餐桌上的河豚一般都是人工养殖的,其体内毒素比野生要少了许多,另外,做河豚的厨师都是经严格培训考核的,可以放心享用。在主人的鼓动下,有两位勇敢者先下筷夹了一块品尝,旁坐立马询问:味道怎样?这两老兄先是对视了一眼,然后一边慢悠悠地说:“味道可以吧。”一边却筷子再不落其他盆碗,专攻起河豚鱼。主人则在一旁偷笑,也不点破。过了好一会,其他人才明白,敢情是这两位怕大家分享准备吃独食啊!记得那天我们品尝的是红烧做法,肉质细嫩洁白,自己的感觉,一是河豚入口没一点腥味,味觉鲜美,有一种极鲜的独特体验,很有点不忍马上咽下去,潜意识想含在口中来延长味蕾对美味的享受。

看到我们吃得开心,觉得脸上有光的主人又进一步对河豚作了介绍:除了红烧外,河豚还可做汤。相比之下,做汤后的河豚鱼肉的鲜味会逊色一点,但乳白色的鱼汤味道绝对让人喝过不忘,真正的唇齿留香。

除了上面两种做法,河豚鱼还可风晒成干制鲞,俗称“乌狼鲞”。乌狼鲞其貌不扬,但价格不菲。所以亲戚朋友间一般礼尚往来,很少有送乌狼鲞的,除非知道对方识货。

阿鹊

□筱筱

阿——鹊!

当第一个喷嚏打响时,我知道,感冒君又在思念我了。掐指一算,眼下已然是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的季节,也该是他来探望我的时候了。多年来,他对我始终一往情深,岁岁年年,几乎从未爽约。而我无论怎样躲避,也是枉然。

感冒君固然令人不喜,打喷嚏倒不失为一件乐事。打喷嚏之前,鼻子一孔往往被堵,另一孔因为要承受两股气流,也是颇为烦恼。正愁“山重水复疑无路”时,大脑突然接收到某种信号,忍不住失态地大叫一声“阿”,继而又不由分说地大喊一声“鹊”,眼前顿时柳暗花明起来。阿——鹊,阿——鹊,此时最好再来几声,以便彻底疏通两鼻孔,好让这一呼一吸来去自由,尽兴尽情。嘿嘿,人在感冒时,就这么一点出息。

诚然,打喷嚏并不是一种可以上得了厅堂的行为。试想,在一个安静优雅的环境,你突然来一声真性情的“阿鹊”,那气氛也是颇为尴尬的。倘若你反应迅速,赶紧用衣袖捂住口鼻,将“阿鹊”闷死在摇篮中,不久你又会发现,身子总有些不爽,心里又有些失落。打喷嚏这事果真是“不打不痛快,一打爽翻天”。古人大约深谙其中道理,便将这一行为赋予了浪漫的意义:打喷嚏是有人在背后想你。而且,这个美丽的说法来自于一个美丽的源头,那便是《诗经》。诗云:“寤言不寐,愿言则嚏。”译成白话文:我半夜醒来无法再入睡,因为我是那么想你,你一定在不停地打喷嚏吧。据说这个念头是一个女子想出来的。毫无疑问,应该是一个女子,而且必是水一样的女子,美丽、多情、感性、聪慧,

唯有这样的她才会想出这样的千古一喻!

从此,浪漫多情的诗人们便常常拿这个典故占为己用。如“阿鹊数归程,人倚低窗小画屏”,“一声阿鹊,人在云西角”,“阿鹊幽芳月淡,紫曲云昏,有人说着”……这里的阿鹊不是树枝上那只报喜讯的鹊儿,也不是邻居家那个可爱的小阿妹,而是喷嚏声。诗人所表达的情感,不是你想我便是我想你,颇有你依我依的小儿女情态。有趣的是,那位曾将栏杆狠狠拍遍的辛弃疾先生,居然也会卖萌撒娇:“因甚无个阿鹊地,没工夫说里。”他说,我一个阿鹊也没打,难道是你不够想我?同样可爱的还有东坡大叔,一大早就开始感慨:“白发苍颜谁肯记,晓来频嚏为何人?”我一个糟老头子啊应该是没人记得了,可早上起来为什么一直打喷嚏,是谁人在牵挂吗?呵呵,这还用问嘛,想念他的人不要太多,队伍早已从宋朝排到今日了。

打喷嚏是有人在想你,多么美好的想法啊!即便如今,每当我们莫名其妙地打一个喷嚏时,旁人可能会善意地取笑,哟,有人在想你哦。身边没人时,自己也会偷偷地问自己,是有人在想我吗?小时候,甚至年少时,我都是深信不疑。可是活着活着,就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明白人:很多时候,打喷嚏不是有人在想你,而是感冒君在念叨着你。

好吧,为着这一声声痛快的“阿鹊”声,我决定坦然接受感冒君的追求。